

## 歷史記憶與認同教科書中的西班牙內戰

石雅如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政府藉教科書傳遞知識、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國家權力操控著群體認同，教科書內容傳遞的是官方版的記憶，以之建立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關係。從 19 世紀後半歷經復辟、獨裁、第二共和、佛朗哥時代到現在，經歷過政治主導、嚴格管制、審查等過程，當代西班牙捍衛自由權利，各自治區可以自由選擇想使用的教科書。爬梳佛朗哥時期到後佛朗哥政權轉移教科書對於西班牙內戰的詮釋角度，西班牙不同時期的教育政策反映不同時期的政府主導史觀操弄教科書內容。歷史教育的父權主義造成今日西班牙中央與部分自治區的民族主義者對不同版本教科書的強烈歧異，讓中央的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和地方出現「內戰」。

**關鍵詞：**西班牙內戰、佛朗哥、教科書、歷史記憶、認同

## 壹、緒論

從 19 世紀後半歷經復辟、獨裁、第二共和、佛朗哥時代到現在，西班牙的教科書政策都沒有離開這三個模式：政治權力操控的單一版本、須經過政府批准許可的限定自由和完全自由。不同政權轉移推行不同的教育政策，透過西班牙歷史教科書關於內戰的書寫，觀察不同政府主導操弄史觀的情況。佛朗哥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從宗教與軍事角度教育國民對其政權興起的合法性認同，將內戰爆發的原因歸咎於第二共和時期民主自由的失序，強調民族團結和君主帝國主義。除了灌輸國民派戰勝者的史觀，也透過考試和教科書嚴格審查方式，規格化教育精英的思想。後佛朗哥時期，教科書中的內戰呈現翻轉，將內戰爆發歸咎於佛朗哥軍事謀反叛變。目前西班牙獨步歐盟將近代史列入必修學分，讓學生研習佛朗哥政權侵害人權、鎮壓和思想審查的事實<sup>1</sup>，學生透過歷史課程認識過往，理解因果發展，同時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避免獨裁再次重現，捍衛民主價值。

## 貳、19 世紀至內戰爆發前西班牙教科書政策

1808 年半島戰爭法國入侵西班牙，西班牙議會流亡南部加底斯（Cádiz），召開國會建立自由體制，起草第一部現代西班牙憲法。自由派人士實施改革政策，廢除宗教法庭發表自由宣言。這部 1812 年憲法受到啓蒙運動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強調人人平等的觀念，認為教育非貴族菁英專屬權利，而是為國家和社會需求推展，全國人民都應使用相同

---

<sup>1</sup> 1931 年調查西班牙總人口數約 2 千 3 百萬，內戰期間被炸彈波及死亡 1 萬人、前線士兵 9 萬 5 千人、貧病交迫死亡 5 萬人、流亡者 50 萬人，加上戰後鎮壓被捕槍決和飢餓交迫死亡約 15 萬人。依據 1939-1940 年官方調查統計死亡人數為 27 萬人，這份數據沒有包含統計那兩年當中飢寒交迫而死和 1939-1946 年被處決的 5 萬人（Casanova, 2014）。根據 1999 年的調查，約有 5 萬人在共和國陣營被殺，相對的內戰前後和佛朗哥專權期間，有 94,669 人被殺；之後的調查數據從 12 萬、13 萬都有，越近代的研究死亡人數越多（Bedoya, 2008）。今日史學家統計約 60 萬人死亡。其中 10 萬人喪命在軍方之手，5 萬 5 千人則是亡命於共和國派的暴力。戰後鎮壓槍決的人數則從 2 萬 8 到 10 萬人都有（Rodríguez, 2000）。

版本的教科書，以體現平等精神（De Puelles, 2007）。1814 年半島戰爭結束，教育委員會推行公共教育使用的教科書單一版本。此政策推行 20 年後，1836 年 8 月伊莎貝爾二世（Isabel II）<sup>2</sup> 接受皇家委員會的建議，認為單一版本教科書讓教師懈怠，阻礙科學教育發展，應該開放中學和大學教師自由挑選教科書<sup>3</sup>。之後 1841 年 2 月 12 日學習指導單位設立教科書審查委員會，教師們可以從通過審查的教本中自由選擇。於是從採用單一版本的教科書改成政府批准的限定自由。

1845 年以符合國家主權的自由主義為原則進行憲法修訂，建立君主和國會並存的統治權。下議會由納稅人選舉產生，上議會議員則由女王伊莎貝爾任命。原本不承認伊莎貝爾王權的教會，和王室簽訂協議，保證不允許其他異教存在，讓教會掌控教育（方真真、方淑如，2003：121）。1857 年有鑑於西班牙為當時歐洲文盲最多的國家之一，開發部（Ministerio de Fomento）部長 Claudio Moyano 推動公共教育窮人免學費政策，將 6 到 9 歲學童列入義務教育，同時規定各級學校教科書必須從政府每三年更新的清單中加以選用。

1868 年西班牙光榮革命，伊莎貝爾二世逃亡法國。改革派攝政團採行多元自由概念，議會和地方政府可自由興建學校，各教育機構有講授自由，並自由配置學生學習時數。教師也可依照教學內容需求自由採用教科書。1870 年開始中等教育課程由國家籌備規劃，所有大學可自頒大學畢業文憑（方真真、方淑如：133）。1873 年阿瑪德奧親王遜位離開西班牙，進步派宣布成立西班牙共和國。然而第一共和成立不到兩年換了五個總統，1874 年波旁王朝復辟，又回復前期政府提供教科書清單的作法。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於 1923 年任用布里莫德里維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將軍擔任首相，建立獨裁政權。1926 年 8 月 23 日皇室諭令認為選擇教科書成為各教學中心的最大問題，必須加以改革。1928 開始在高中推行官方單一版本教科書。

<sup>2</sup> 當時伊莎貝爾年僅六歲，由母親瑪莉亞克里斯蒂娜（María Cristina）攝政。

<sup>3</sup> 小學則到兩年後 1838 年才開放。

1931年爆發革命，阿方索十三世退位，建立第二共和國。新內閣偏左派社會主義，強力排除教會和軍方勢力，推動公立教育制度（方真真、方淑如，2003：140-41）。1931年新憲法阻隔教會干預教育事務，禁止民眾在教會受教育。第二共和時期，取消單一版本教科書制度，恢復政府提供教科書清單的做法，特別關注教科書中關於君權和獨裁時期的書寫。隨著國內政治社會情勢的緊繃，共和國政府開始干涉教科書和教師授課內容，特別強調對共和國的認同和貢獻（De Puelles, 2007）。

### 參、佛朗哥執政時期教科書的內戰詮釋

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共和國和國民兵兩派彼此牽制，教科書的內容也跟著交戰。內戰結束後教科書由長槍黨（Falange Española）人所寫，內容強調宗教與國族統一，學校成爲綁架學童意識形態的工具。佛朗哥政權獲得教會的支持，配合在課程中強調天主教義，灌輸學生宗教道德觀。

佛朗哥時期國小教科書主筆希璵涅茲（Ernesto Giménez Caballero）於1943年出版《我們的西班牙：西班牙青年之書》（*España Nuestra: El libro de las Juventudes Españolas*）<sup>4</sup>，本書的兩大重心是：宗教和英雄主義。這本書被當成國小社會學習的核心教材，各級學校學童必須研讀的課本，也是教師教學指南（De Puelles, 2007）。

天主教與軍方和西班牙密不可分，最可怕的敵人是分裂的西班牙，長槍黨的統一運動是西班牙靈魂自然的運作。（Domke, 2011: 96）

書中除了將宗教和西班牙的國族命運聯結<sup>5</sup>，也塑造佛朗哥的英雄形象，稱其爲現代席德（El Cid）<sup>6</sup>，企圖將佛朗哥和軍方引起的內戰合理化爲國

<sup>4</sup> 我們的西班牙一書總共分六章：西班牙的形象、西班牙的命運、西班牙的景觀、西班牙的語言、西班牙的創建者與西班牙的成就。

<sup>5</sup> 該書導論配圖可以看到釘在十字架的耶穌像被放置在西班牙地圖上，並在內文中提及：「西班牙的命運就像救世主，流著血承受著痛楚和苦難...以此觀點來看這個國家，想像需要對抗的宿命」（Domke, 2011: 13）

<sup>6</sup> 中世紀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的史詩英雄。

家統一必然的宿命。

佛朗哥就和史詩中的英雄席德一樣，其宿命就是要離開出生地，也像天主教雙王(los Reyes Católicos)<sup>7</sup>，收復失地統一西班牙。(Domke, 2011: 16)

書中將內戰發生歸咎於共和國派：

俄羅斯和猶太主義者曾經煽動工農群眾，讓社會充滿仇恨，地方產生分離主義。(Domke, 2011: 95)

把自然景觀和國家命運加以連結，爲了消弭因爲內戰而撕裂的國族，爲佛朗哥推行的民族統一運動背書：

關於西班牙的歷史命運你們必須如此描繪：如同一座擁有美麗峰頂的山，而山頂正是象徵統一團結的勝利成功。(Domke, 2011: 97)

1938年佛朗哥責成西班牙學院(Instituto de España)，針對初等教育編輯教科書，在嚴格審查制度下，最後只批准單一版本的教科書。教育部長薩印茲(Pedro Sáinz Rodríguez)於1938年9月20日宣布『中等教育改革法』(*Ley de la Reforma de la Segunda Enseñaza*)，推動意識形塑，決定以天主教文化爲教育方針，主要有三項原則：(1)天主教義爲各級學校的義務教育，(2)教會有權力監督各教學中心的教學內容，(3)所有科目都必須遵從教義<sup>8</sup>。責令老師要具備民族使命感與愛國純正思想，屏除所有對內戰後新政府的反對意見。教職員、學生、教科書和圖書館都必須遵守宗教倫理和祖國統一思想。據統計，1939年內戰結束當時有超過百分之50的教師都是教徒。各級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絕對禁止任何反對天主教的異教。1939年7月14日教育部停止補助所有關於共和國時期的研究計畫，轉而補助對宗教、軍事或愛國思想等具正向的研究(De Puelles,

<sup>7</sup> 完成收復失地統一西班牙王國的兩位虔誠的天主教國王：卡斯提亞的伊莎貝爾(Isabel)女王和亞拉岡的費南多(Fernando)國王。

<sup>8</sup> 1940年代教會影響教育體系，發行三份教學月刊：雅典娜(Atenas)、西班牙教學(El Magisterio Español)和西班牙學校(Escuela Española)，成爲教師教學指導手冊(Domke, 2011: 99)。

2007)。

1938年開始推行考試制度，規格化國家教育，拉丁文、希臘文、宗教和語言課程為必修學科，並設定升學考試。中等教育於第三學期期末舉行集體考試，第五學期時頒發修業證書，第七學期時參加由大學特別委員會<sup>9</sup>負責命題的國考。考試強調記憶背誦，透過測驗篩選符合政府政策的「愛國學生」。

1940年代天主教為年輕學生而寫的教科書以故事為基調，運用軼事、詩歌帶入國家歷史和民俗情感，推動學生進入傳統情境。當時耶穌會的阿爾瓦雷斯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Álvarez）中關於「國家起義」章節寫著（Domke, 2011: 101）：

階級鬥爭已結束，社會正義已建立，國家民族運動局部達成，大家應該恢復虔誠的宗教情懷，西班牙需要進入工業化，各界應當奉獻一己之力幫助佛朗哥與長槍黨實踐偉大理想。

1941年佛朗哥成立國家教育委員會（Consejo de Educación Nacional），負責審查教科書。同年伊帕涅茲德歐帕瓜（María del Pilar Ibáñez de Opacua）撰寫國小歷史課本西班牙之書（El libro de España），將中世紀英雄狄亞茲（Rodrigo Díaz de Vivar, 1043-99）對抗摩爾人<sup>10</sup>收復失土運動引發的戰爭和內戰加以連結。

收復失土運動當時的西班牙心臟地帶卡斯提亞（Castilla），就是今天的卡斯提亞，和佛朗哥的民族復興運動本為一體。（Domke, 2011: 101-102）

書中提到第二共和人士侵害天主教信仰（Domke, 2011: 102）：

<sup>9</sup> 大學命題委員會負責的考試分為筆試和口試兩關，筆試考：拉丁文、希臘文、現代羅曼語、盎格魯-日耳曼語翻譯、數學解題和學習內容相關問答題，口試題目則從教育部提供的題庫中選擇，主要跟政府教育方針相關。這時期大學校長多是長槍黨和民族工會捍衛團（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ndicalistas, JONS）的成員，教授必須需領有國家頒發的證書，審查過程會以是否恪守國家（長槍黨）政策為原則（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Cartagena, 2014）。

<sup>10</sup> 西班牙人對伊斯蘭統治時期的阿拉伯人稱呼。

不虔誠的革命份子和俄國的特務一樣，他們到卡斯提亞的目的是對抗教會，蔑視法律，燒毀教堂修院，踐踏天主教。

1943年7月31日政府公報明白揭示：西班牙的教育、科學和文化等活動都必須為推動中的國家革命進行服務。初等教育是為未來高等教育做準備，學校是老師與學生形塑基督信仰、培養愛國情操和學習知識的場域。教師、家庭、教會和學校必須通力合作，啟發孩童社會意識。1945年7月17日政府公報提出初等教育法，法條中明訂初等教育的目標是為了建立孩童自願服務國家的意識，激發鼓舞孩童對祖國的愛，遵守政府推行民族運動規則（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Cartagena, 2014）。

1945年7月18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為天主教國家，1948年有50%的西班牙中等學校學生就讀私立學校，其中四分之三為教會學校（Domke, 2011: 98-100）。佛朗哥重用教徒擔任教長，1939-51年擔任教育部長的伊巴涅茲馬丁（José Ibañez Martín）以及另外佛朗哥時期六位繼任的教育部長分別從長槍黨員轉為基督解放黨（Liberal Catholics）或是由主業會（Opus Dei）成員轉成基督民主黨（Christian Demorats）。1950年代西班牙開始對外開放，教育部長路伊茲西勉涅茲（Joaquín Ruiz Giménez, 1951-1956）與梵諦岡和美國簽約，1953年2月26日公布中等教育法，新教育方針聚焦在提高智識品質上，引入新的教學法。同年12月22日公布推動幼兒教育法規，國家、地方政府和議會都可興建學校（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Cartagena, 2014）。

佛朗哥時期的教育目的為灌輸學生仇視第二共和時期的民主自由思想，並以恢復傳統社會秩序的新政府為榮。此時期歷史課本強調天主教雙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sup>11</sup>、飛利浦二世（Felipe II）哈布斯堡王朝的正統性<sup>12</sup>，認為法國波旁王朝、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第二共和國份子都

<sup>11</sup> 西班牙王國的卡洛斯一世即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

<sup>12</sup> 耶穌會學校教師 Feliciano Cereceda 1941年出版西班牙地理歷史（Historia y Geografía de España）和1943年出版西班牙帝國與西班牙世界（Historia del Imperio Español y de la Hispanidad），提到「在三個世紀後西班牙終於統一，我們要承繼飛利浦二世時代的帝國光榮，這是上帝為西班牙所留下的偉大課題。」（Domke, 2011: 103）

是外來勢力，想毀滅西班牙，佛朗哥等人爲了維護「正統」，不得不挺身「起義」消滅「邪惡勢力<sup>13</sup>」。歷史課本甚至將佛朗哥的軍隊和中世紀的戰爭加以連結，賦予十字軍東征的神聖色彩，認爲這場「起義」是史詩般的民族運動。將內戰描寫成從第二共和手中「解救」西班牙的善行義舉，這類佛朗哥起義解放全國免於災禍的歷史教育主軸一直延續到 60 年代。教科書灌輸學生戰勝者的立場，將戰爭的爆發歸罪於共和國政府，指控他們爲蘇聯共黨服務，讓國家的存在面臨危機。意識形態抹紅共和國派，直接稱他們爲馬克思主義分子。對於雙方戰爭所引起的暴力殺戮、大批人民流亡和背後國際協助的狀況隻字不提 (Carranza, 2012: 715)。

1960-70 年代西班牙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部門參與教育出版體系<sup>14</sup>，對於內戰歷史的追溯開始增加篇幅，除了和過去相同合理化內戰與佛朗哥政權，開始出現國際後援相關的內容。有部分教科書提及雙方皆有接受外國軍事協助，有的只說第二共和背後有國際縱隊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操作，對比佛朗哥帶領充滿紀律的軍隊，共和國雜牌軍<sup>15</sup> 讓西班牙陷入失序。這時除了維持共黨革命威脅論點<sup>16</sup>，有些出版社的教科書提出共和國時期社會的混亂失序也是引發內戰的因素<sup>17</sup>。比較特殊的是 Anaya 和 Teide 兩間出版社，面對審查制度依然存在，在字裡行間微妙的將錯誤平分給極左派與長槍黨<sup>18</sup>。

總體而言佛朗哥時期的教育，是對第二共和時期的反動，認爲第二共和必須負起內戰責任，避免走向第二共和時期的失序狀態，恢復大西班牙

<sup>13</sup> 課本提到的惡行如：1936 年 2 月人民陣線以骯髒暴力贏得大選。(Carranza, 2012: 716)

<sup>14</sup> Magisterio 出版社稱頌經濟發展政策讓西班牙在 1975 年的生活水準如同已開發國家。Vicens 出版社指出 1960-1972 年經濟發展造成社會變化，要求政治改變。這些都是 1982 年以後出現在教科書的內容 (Madalena、Lllopis, 1995: 87)。

<sup>15</sup> 貶抑這個隊伍不過是「三教九流冒險者組成」(Carranza, 2012: 718)。

<sup>16</sup> 「這些武裝人士燒毀教堂，到處搶劫破壞，有不計其數的人因此受害。」(Carranza, 2012: 718)。

<sup>17</sup> 「共和國政府無視人民信仰和教會的依存，將西班牙置於險境，是共和國挑起這場戰爭。」(Carranza, 2012: 718)。

<sup>18</sup> 「沒有安全可言。1936 年春天，長槍黨和極左分子引起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Carranza, 2012: 718)。

主義的黃金時代，灌輸國民愛國意識，以天主教義建構思想，建立社會秩序，強調民族團結和君主帝國主義。儘管 1953 年和 1965 年的教育法規有提到可提交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但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操弄下，佛朗哥時期的教科書政策幾乎沒有變化，教科書內容僅因應政權需求。1970 年通過『教育總法』（*Ley General de Educación, LGE*），將義務教育拓展至 14 歲，教育總法延續教科書必須接受政府審查和授權使用。1974 年 7 月 20 日佛朗哥政權發布最後有關於教科書的法令，再次強調教科書經過政府授權後仍要送交專業教育指導中心以及教學研討會進行挑選，並通過學生家長的預覽後才可以使用（De Puelles, 2007）。

#### 肆、後佛朗哥政治轉型時期教科書

1975 年佛朗哥逝世後璜卡洛斯國王正式登基，隔年任命蘇亞雷斯（Adolfo Suárez）為首相，1977 年進行內戰後首次大選，蘇亞雷斯當選首相，西班牙開始政治轉型。1982 年大選，由西班牙勞工社會黨（PSOE）贏得大選，工社黨執政期間分別於 1985 年公布『教育權利法』（*Ley Orgánica reguladora del Derecho a la Educación, LODE*）和 1990 年『西班牙教育體制綜合管理法』（*Ley Orgánica de Ordenación General del Sistema Educativo de España, LOGSE*）。這時候佛朗哥時期採行的教科書嚴格審查制不再，僅維持行政管理方便的授權程序。

這時期教科書對內戰歷史出現不同的詮釋角度。以 Santillana 出版社為例，1970 年代關於內戰歷史部分主要在批判第二共和，與長槍黨相關篇幅大且正面。但是進入 1980 年代，則稱第二共和執政時期的社會公民衝突在所難免，轉而開始批判佛朗哥。至於 SM 出版社 1970 年代提到內戰時站在軍方立場，1980 年代也轉而開始批判佛朗哥發起內戰（Rodríguez Garrido, 2012: 641, 618）。除了增加雙方衝突和內戰發生的討論，諸如共和國派的無政府主義、共產社會主義政策等等；並對兩邊陣營背後的國際勢力進行分析，特別是過去未提及「起義」陣營背後的德國與義大利，以及戰爭引發的暴力和流亡的悲劇等等。過去獨裁政府時期執政黨以勝利者

觀點將戰爭爆發的過錯完全歸咎給共和國派革命份子的騷亂，強調 1936 年軍事政變是社會和政治情勢緊繃與街頭暴力橫行的結果。隨著政治轉型，教科書中內戰的錯誤不再由共和國派獨自承擔。對於內戰雙方陣營的定義和稱呼也開始出現些微變化，將內戰爆發連結十字軍東征的神話逐漸不提，「武裝起義」的說法變成「軍事謀反政變」。

除了文字，這時期教科書內的配圖也漸漸增多，其中描繪內戰時期巴斯克地區遭轟炸慘況的畢加索名作葛爾尼卡（Guernica），特別出現在許多教科書中。這幅佛朗哥逝世後才得以返國的大師畫作被認為是控訴內戰暴力的象徵。1981 年 9 月 10 日該作品從國外回西班牙成為各報頭條，西班牙第一大報「國家報（El País）」在畫作歸國展出當日更在該報刊頭寫著「內戰已經結束了」（La guerra ha terminado），顯示這畫在西班牙被視為代表民主轉型的重要意涵<sup>19</sup>。

## 伍、1990 年代後教科書中的內戰

1990 年『教育體制法』（*Ley Orgánica General del Sistema Educativo*, LOGSE），將義務教育年齡延長至 16 歲<sup>20</sup>，過去只有在中學必修的歷史

<sup>19</sup> 1980-90 年代西班牙語學習教材內葛爾尼卡（Guernica）單獨刊出 29 次，和其他圖片同時刊出更高達 60 次。外國人士使用的語言學習教材內容可認為是西班牙企圖傳遞國家形象、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形象表徵塑造的工具（Pugibet, 2011）。

<sup>20</sup> 當代西班牙的教育制度可區分為：幼兒教育（Educación infantil）0-6、初等教育（Educación primaria）6-12 歲、中等義務教育（Educación secundaria obligatoria, ESO）12-16 歲、後義務教育（Educación secundaria postobligatoria）16-18 歲，之後為高等教育（Educación Superior）。後義務教育主要分高中教育（Bachillerato）與中等專業技能教育（Ciclos Formativos de Grado Medio），後者又細分為中等職業教育（Formación profesional de grado medio）、中等藝術教育（Enseñanzas profesionales de arte plásticas y diseño de grado medio）、中等體育教育（Enseñanzas deportivas de grado medio）。高等教育分為大學（Enseñanza Universitaria）與高等專業技能教育（Ciclos Formativos de Grado Superior）。後者又細分為高等職業教育（Formación profesional de grado superior）、中等藝術教育（Enseñanzas profesionales de arte plásticas y diseño de grado superior）、中等體育教育（Enseñanzas deportivas de grado superior）。過去西班牙教育制度將初等教育稱為第一階段教育（El primer ciclo）、大學和專業教育稱為第二階段教育（El Segundo ciclo），第三階段教育則是博士學位（doctorado）。2010 年後新教育制度將大學四年稱為學士

課延長到高中，西班牙近代史課程列入高中必修，此法也將教科書行政授權的工作下放給各個自治區。

觀察此時期高中各家出版社關於佛朗哥時期的標題和篇幅<sup>21</sup>，認為佛朗哥進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是普遍的共識。Anaya 出版社定義佛朗哥時期的政治體制是法西斯主義，佛朗哥個人是政治體系核心，整個政府只能接受他想執行的政策。Anaya 出版社提到佛朗哥政權一開始對外封閉，沒有與歐洲或世界往來，但面對國內經濟困境，政府試著改變外界對政權的法西斯印象，儘管因為經濟成長社會開始產生變化，但是政治狀況維持不變。Vicens 出版社指出佛朗哥主義是反自由民主，佛朗哥的追隨者和他一樣都拒絕民主，認為不適合西班牙。Santillana 沒有特別解釋國際是否支持或反對佛朗哥政權，只有提到 1956 年聯合國譴責獨裁，外交孤立西班牙。Santillana 出版社否定內戰結束前佛朗哥政權的合法性。Magisterio 出版社將佛朗哥描寫為具有領袖魅力但工於心計的軍人；一方面壓制地方意識，一方面操弄宗教統治國家。SM 出版社認為佛朗哥政權採取反共、宗教信仰虔誠的形象，藉以改變外交孤立狀況，並發展經濟 (Madalena, et al., 1995: 82-86)。

Vicence Vives 出版社版本的教科書認為 1936 年的社會衝突肇因於當時的政府無法解決社會經濟不公平、政治兩極化且不尊重宗教信仰的結果 (Carranza, 2012: 723)。特別是教堂受到破壞和神職人員受到殺害的部分，被認為是引爆社會問題的導火線<sup>22</sup>。有教科書觀點認為是共和國政府濫權造成街頭暴力和衝突頻仍，軍方反抗左派人民陣線後再擴大成為內戰<sup>23</sup>。

---

學位 (Grado)、碩士 (Master) 與博士 (Doctorado)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2014)。

<sup>21</sup> Vicens Vives：封鎖、悲慘與配糧，共 37 頁。McGraw Hill：佛朗哥獨裁，60 頁。Teide：以 Botero 名畫獨裁者配合標題，34 頁。Ecir：與希特勒和社會主義國家相關照片三大張，61 頁。Santillana：佛朗哥政權—藍色時期、佛朗哥——孤立與克難時期、佛朗哥政權—發展時期、佛朗哥政權的結束等四大章，80 頁。Akal：佛朗哥的西班牙，33 頁。Anaya：佛朗哥獨裁，54 頁 (Rodríguez, 2000)。

<sup>22</sup> 部分歷史學者調查，有 6818 名神職人員在內戰前期被殺害。因為政府無法解決反教權主義暴力發生，軍方於 1936 年 7 月 18 日趁機叛變 (Casanova, 2014)。

<sup>23</sup> Akal 出版社的教科書寫著：「內戰是 1917 年階級鬥爭的深化。」(Carranza, 2012: 724)。

Edelvives 和 SM 出版社版本的教科書認為 1936 年 7 月 17 日的政變是 19 世紀以來保守勢力對第二共和政治民主和社會改革積怨已久的反抗（Carranza, 2012: 722）。Sandillana 和 Teide 出版社的教科書認為 1936 年的政變和第二共和的治理無關，內戰責任歸屬就是佛朗哥獨裁（Carranza, 2012: 721）。

1990 年代的教師們出生於佛朗哥獨裁時期，約於佛朗哥後期接受中等教育，這些人從未在歷史課上接觸到關於內戰的詳細內容，多半只有知道有內戰的發生（Casanova, 2014）。因為之前沒有接觸過相關內容，教師們必須自修過去時空的禁忌話題，但是當他們接受高等教育時，又正逢「不要碰觸傷口，遺忘記憶」的時代<sup>24</sup>，所以多半傾向從社會和經濟層面切入解釋內戰。對政治面的冷處理讓內戰觀點出現較多元的看法，以全球視野強調兩個不同的派別都是國家的一份子，也關注到因為戰爭被迫離鄉居住國外的西班牙人民（Pugibet, 2011）。

當代西班牙歷史教科書，開始注意到戰爭下的常民生活，從強調女性角色的性別研究，到大眾生活的社會史、戰爭時期的經濟研究。有些設計較為活潑的教科書還會建議學生執行小型歷史記憶活動，訪問經歷內戰時期的親友（Carranza, 2012: 719）。

## 陸、當代中央與自治區政府的教科書「內戰」

2002 年西班牙頒布『教育品質法』（*Ley Orgánica de la Calidad de la Educación*, LOCE），提出教科書應該體現憲法原則與價值。2006 年『教育法』（*Ley Orgánica de Educación*, LOE），只規範上課基本時數<sup>25</sup>，其餘則尊重各自治區政府自主。工社黨（PSOE）執政時期推動教育法（LOE），

<sup>24</sup> 1980-90 年代政治冷處理和 1977 年的大赦法有關，此法對 1976 年 12 月 15 日前政治犯進行大赦，限制對內戰與獨裁時期的調查。當時政治社會風氣認為應該擺脫創傷記憶對內戰和獨裁歷史加以遺忘（柳嘉信，2013：161、164）。

<sup>25</sup> 第 4 條提到雙語自治區共同科目上課時間須達基本時數 55%，非雙語區自治區則為 65%（Rodríguez Garrido, 2012: 598; Romero, 2012）。

主要規範的是上課時數而不是課本的內容，各自治區政府得以自由決定所屬自治區使用的教材（Romero, 2012）。此政策推行後，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等自治區政府挑選教科書時，多半會以符合在地性為指標，採用具有濃厚地方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課本。配合市場需求，加泰隆尼亞、加利西亞和巴斯克等雙語自治區的出版社開始於各自治區出版以該地區母語撰寫的教科書。

目前西班牙 12 年義務教育的學生總數約 700 萬人（El Mundo, 2007），每年約 5 千萬本教科書的需求，高達 7 億 3 千 6 百萬歐元的市場（Romero, 2012）。分析指出目前由八間出版社<sup>26</sup>瓜分教科書大餅，除了全國規模的大型出版社，也有地方型的出版社<sup>27</sup>。出版社依照各個自治區需求出版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封面相同但是內容不同。所以會出現安達魯西亞、巴斯克、加泰隆尼亞、幕西亞等自治區的歷史教科書內容和馬德里地區不同，像是減少黃金時期（Siglo de Oro）、查理一世、飛利浦二世的講述篇幅，增加提及西班牙王權興盛時對該地區的壓迫史；至於其他地區課本內介紹關於賽萬提斯等知名的西班牙文學家的部分，在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自治區不會出現，取代以該地區民族英雄事蹟（Rodríguez Garrido, 2012: 609）。

安達魯西亞自治區的課本中提到內戰時，認為遭受佛朗哥舉兵侵略佔領（Rodríguez, 2000）。Santillana 出版社巴斯克自治區的課本不會提到象徵西班牙國家的標誌，教科書中沒有提到西班牙憲法也沒有放西班牙國王的照片，西班牙國內抗議巴斯克解放組織（Euskadi Ta Asakatasuna, ETA）恐怖主義的相關內容不會出現。巴斯克地區的教科書指責內戰是佛朗哥對該地區發動戰爭，佛朗哥剝奪巴斯克地區語言文化和民族認同。SM 出版社的課本中會擺放使用該版本地方自治區的旗幟，研究其他國家的國旗國徽篇幅超過研究西班牙國旗；也很少提到西班牙憲法，對造成上千件謀殺案件的巴斯克組織（ETA），僅以一行帶過（Rodríguez Garrido, 2012:

<sup>26</sup> 分別是 Santillana, SM, Anaya, Vicens Vives, Edebé, Teide, Oxford Educación 和 McGraw'Hill 等八間出版社。

<sup>27</sup> 不同的出版社以該地區語言書寫教科書，如加泰隆尼亞的 Baula、巴斯克的 Ibaizabal 和加利西亞的 Tambre（Rodríguez Garrido, 2012: 609）。

614-15)。

Santillana 出版社加泰隆尼亞版本歷史教科書將其他地區教科書內容講述西班牙文化相關的部分拿掉，改放佛朗哥統治時期血腥鎮壓的內容。全本以加泰隆尼亞語書寫的教科書在提到佛朗哥和相關鎮壓活動時特別改以西班牙語陳述 (Rodríguez Garrido, 2012: 618-20)。近來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版本的教科書出現如下內容 (Losada, 2012)：

加泰隆尼亞是位於伊比利半島東北部的國家，加泰隆尼亞語是母語，卡斯提亞語<sup>28</sup> 和英語一樣是其他的語言。

針對部分自治區強調地方民族主義歷史教科書內容，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舉行記者會批判歷史不能遭受「扭曲」 (Rodríguez Garrido, 2012: 599)。現任西班牙教育部長 José Ignacio Wert 更強烈抨擊加泰隆尼亞地區的學校是製造獨立主義者的工廠。2013 年教育部推『優化教育品質法』( *Ley Orgánica para la Mejora de Calidad Educativa*, LOMCE)，將自治區的地區官方語言降級為專業選修課程而不是現在的核心課程，要求非地區母語課以外的所有課程皆須以西班牙語授課。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雙語自治區政府認為此舉技術性剝奪居民學習母語的機會 (Casanova, 2014)。此外，新法重視宗教課程，國小的公民教育課改成公民社會價值課、中學則稱為倫理價值課，高中則列入特殊選修課程；在申請獎學金時相關宗教課程分數列入計算。上述這些舉措讓反對派人士認為現在的執政黨正走回頭路。

## 柒、結論

社會心理學家 Leonard W. Doob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學校課本的內容往往被學童視為「真理」 (Domke, 2011: 94)。據統計西班牙百分之 90 的教師使用教科書，使用教科書的老師中有百分之 80 會就書本內容進行 30

<sup>28</sup> 指西班牙語。

分鐘到 1 小時的講解 (Prats, 2000)。對老師和學生來說教科書是學習的工具，傳遞資訊的最佳媒介。對大多數人而言教科書是和過去連結的唯一管道，不可否認歷史教科書中傳達的內容，是多數學生建構歷史記憶的重要來源。

經歷過政治主導、嚴格管制、審查等過程，當代西班牙捍衛自由權利，各自治區可以自由選擇想使用的教科書。因地域空間的分隔和歷史文化發展造成認同差異，讓詮釋歷史的角度很難保持單一看法，尤其是地方語言文化在內戰與佛朗哥獨裁時期受到強烈地壓制的自治區。西班牙目前歷史教育問題是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的拉扯，歷史教育的父權主義造成中央與地方自治區的民族主義者操弄教科書內容。今日的學生將是明日社會公民，一旦歷史教科書內容受到扭曲，集體認同也會出現變化。中央執政黨與地方民族主義政黨，與其對抗敵對的政治秩序，應該思考多方納入，尊重各地區獨特多元發展事實，以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

## 參考書目

- 方真真、方淑如，2003。《西班牙史》。台北：三民書局。
- 柳嘉信，2013。〈西班牙的轉型正義〉收於施正鋒（編）《轉型正義》頁149-74。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Bedoya, Juan. 2008. “Víctimas de estas tierras. Reportaje: memoria historica.” El País, noviembre 30 ([http://elpais.com/diario/2008/11/30/domingo/1228020757\\_850215.html](http://elpais.com/diario/2008/11/30/domingo/1228020757_850215.html)) (2014/7/12)
- Carranza, Marcos Marina. 2012. “¿Qué guerra nos han explicado? La guerra civil en los libros de texto.” Historia, Identidad y alteridad. Actas del III Congreso Interdisciplinar de Jóvenes Historiadores, pp. 713-31. Salamanca: Hergar Ediciones Antema.
- Casanova, Julián. 2014. “La guerra civil que nunca se aprendió en las escuelas.” El País, abril 1 (<http://blogs.elpais.com/historias/2014/04/la-guerra-civil-que-nunca-se-aprendio-en-las-escuelas.html>) (2014/7/11)
- De Puelles Benítez, Manuel. 2007.06. “La política escolar del libro de texto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de Inspectores de Educación de España, No. 6 [http://adide.org/revist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8&Itemid=47](http://adide.org/revist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8&Itemid=47) (2014/4/5)
- Domke, Joan. 2011. Education, Fascism,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Franco's Spain.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 El Mundo. 2007. “El hombre de Atapuerca, ‘no grato’ en Euskadi.” (<http://www.tolerancia.org/asp/index2.asp?area=area6&p=275&t=1>) (2014/3/17)
- Losada Pescador, Luis. 2012. “Así adoctrina el nacionalismo a los niños en las escuelas de Cataluña.” La Gaceta, octubre 13 (<http://www.periodistadigital.com/cataluna/barcelona/2012/10/13/ebro-adoctrina-romanos-nacionalismo-wert-cataluna-escuelas-nacionalismo-catalana.shtml>) (2014/3/17)
- Madalena Calvo, José Ignacio·Llopis, Enric Pedro. 1995. “El régimen de Franco en los libros de texto. Un análisis crítico y una alternativa didáctica.” Didáctica de las ciencias experimentales y sociales, No. 9, pp.79-99.
-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l.” ([http://www.educacion.gob.es/externo/fi/es/estudios/sist\\_educ.shtml](http://www.educacion.gob.es/externo/fi/es/estudios/sist_educ.shtml)) (2014/4/4)
- Museo Pedagógico de Aragón. “La guerra civil y la dictadura del general Franco.” ([http://www.museopedagogicodearagon.com/educacion\\_guerra\\_dictadura.php](http://www.museopedagogicodearagon.com/educacion_guerra_dictadura.php)) (2014/4/3)
- Prats, Joaquim. 2000. “Dificultades para la enseñanza de la historia en la educación secundaria: reflexiones ante la situación española.” Revista de teoría y didáctica de las Ciencias Sociales, No. 5 (<http://www.ub.edu/histodidactica/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8:dificultades-para-la-ensenanza-de-la-historia-en-la-educacion-secundaria-reflexiones-ante-la-situacion-espanola-1&catid=24:articulos-cientificos&Itemid=118 (2014/3/17)

Pugibet, Véronique. 2011. “Los libros de texto: transmisores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Amnis (<http://amnis.revues.org/1503>) (2014/03/16)

Rodríguez Garrido, Juan Esteban. 2012. “Trato y maltrato de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los libros de texto de la EGB y la ESO.” Madri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http://eprints.ucm.es/15236/1/T33752.pdf>) (2014/ 7/12)

Rodríguez, Jesús. 2000 “Ese fantasma de la historia: 25 años después de Franco.” (<http://www.elpais.com/especiales/2000/franco/rodrig.htm>) (2014/ 7/12)

Romero, Manuel. 2012. “Así fomentan el separatismo en España los libros de texto.” Lazolire, octubre 14 (<http://www.lavozlibre.com/noticias/ampliar/653406/asi-fomentan-el-separatismo-en-espana-los-libros-de-texto/0/2>) (2014/7/11)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Cartagena. La educación en España en la época de la dictadura. 1938-1970 ([http://www.upct.es/seeu/\\_as/divulgacion\\_cyt\\_09/Libro\\_Historia\\_Ciencia/web/mapa-centros/La%20educacion%20durante%20la%20Dictadura.htm](http://www.upct.es/seeu/_as/divulgacion_cyt_09/Libro_Historia_Ciencia/web/mapa-centros/La%20educacion%20durante%20la%20Dictadura.htm)) (2014/03/21)

## Historical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Civil War” in Spanish Textbooks

Ya-ju Shi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restoration, dictatorship, the second republic, the Franco era to the present, Spanish textbook has experienced political dominant, strict control, censor and other processes, today Spain defend the right of freedom, every Autonomous can choose and use their own textbooks. Observe during the Franco regime and post-Franco period,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textbooks reflect the different government led view of history education. Government use textbooks to transfer knowledge of government policy, ideology and values. State power control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delivery the official edi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students build their national memory and identity from history textbook. P atriarchal history education policy causes the strong conflic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some autonomous nationalists and let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ppears “civil war”.

**Keywords:** Spanish Civil War, Franco, textbooks, historical memory, identity